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二十一回 洪皓持節使金國

高宗曰：「卿所保者是誰？」皓曰：「此人素著愚直，有敢言之風，靖康時為殿中侍御史，姓崔名縱字廷直。」帝大悅，即宣過崔縱，諭之曰：「朕煩卿佐皓一行，勿惜間關，見道君皇帝，須體朕意訴之。」縱曰：「臣食君祿，志在效報。既承命召，行不俟駕，敢以驅馳辭哉！」即日受節，辭帝出朝，與洪皓離了宮闕，帶數十從人前往燕京進發。二人於路上，正值夏末秋初天氣，西風驟起，極目黃雲白草，不勝淒慘。時所在賊盜梗阻，道路難通。皓與縱艱難百端，將達太原地界，從者喪失殆盡，止留他二人而已。二人又行了數日，才到太原府，洪皓著令胡人通報金元帥黏沒喝。黏沒喝聽有中國使命到，令喚入。皓與縱入見黏沒喝，長揖不拜。黏沒喝怒曰：「汝誠不畏死邪？」皓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安得為懼！」縱曰：「死即死耳，決不偷生為他人屈！」黏沒喝欲斬之，左右皆勸以為中國大使，未奉金主命而殺之，恐有不測。黏沒喝曰：「既不殺他，吾亦流逐之也。」遂遣逼往雲中見幹離沒。皓、縱只得來雲中見幹離沒。幹離沒拘留之。或勸幹離沒使二人仕劉豫，幹離從之。皓曰：「萬里銜命，不得奉兩宮南歸，恨力不能殲逆豫，忍事之耶！留亦死，見劉豫亦死。不願偷生狗鼠間，願就鼎鑊無悔！」幹離沒怒，叱令殺之。旁有一校目止劍士，為其跪請曰：「此真忠臣也。他各為主，殺之何益！」幹離沒怒未息，乃迫之使仕劉豫。皓、縱至濟南府見豫，斥曰：「汝為宋臣，賣主降仇，何面目見中原士大夫乎？吾頭可斷，吾膝不可屈也，汝欲殺即殺！」聲色俱厲。

劉豫默然莫對，遣人送回幹離沒。

幹離沒遂將皓、縱流遞於冷山胡人監押。出離雲中，過平陽驛，皓作《滿江紅》詞一闕以伸其志云。詞云：萬里尤荒，塵土染，堅持旌節。憑仗著，忠肝義膽，槍唇劍舌。滿體遍傷嵇紹箭，一腔盛積萇弘血。莫等餒了浩然心，存貞烈。戴天恨，終未雪。吳越怨，何時絕？奮筆鋒戳破，燕然山缺。擊鼓敲殘塞上霜，雁聲叫落關河月。待他時，回去覲天顏，重歡悅。

崔縱誦之而贊其妙。二人始至冷山，但見陰風颯颯，衰草離塞雁鳴霜，怪禽啼月，縱亦長吟一律以自遣云：漠漠穹廬絕塞行，胡笳聲裡旅況驚。

君臣異域同屯蹇，朋友他鄉共死生。

一旦拔刀尤鄭眾，十年持節效蘇卿。

冷山寂寞荒涼地，風景何如五國城？

洪、崔自到冷山，飲食不充，北地風霜凜肅，衣裳弊壞，二人艱苦萬狀，不可勝言。卻說金主御弟陳王谷神，聞皓、縱近為大金通問使，被流冷山，谷神遣人以禮召之。幹離沒著胡卒送至金國，二人來見谷神。谷神欲使之降己，皓、縱辯論風生，略無少淚。谷神曰：「汝為和事官，而口硬如此，謂不能殺汝耶？」皓、縱曰：「臣將命出國門，已置死生於度外，今日正是臣死所也。但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，投之於水以遂淵為詞可也。」谷神見二人志不可屈，義而釋之，復令人送還冷山。

皓泣謂縱曰：「受命於君，不得目睹兩宮，吾輩身膏草野，臣之分也，奈老母何？」縱曰：「為人臣者，公爾忘私，國爾忘家，今日非顧私親之時也。」由是二人節操愈厲，以死自誓。

金人數月不給衣糧，盛夏尤衣裘褐，三餐惟飲酪漿，皓、縱以馬矢煨麵食之。崔縱憤恨不能喝盡君命，憂積成疾，瘦削骨立，日漸彌留。皓扶持調理，憂形於色。縱曰：「生之有死，譬尤晝夜之必然，從古至今，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。人臣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，今日正吾死之日也。但與兄將命北來，不得終事為憾焉。」皓泣曰：「倘兄有不諱，何以教我。」縱曰：「惟確持清節，勿背初心而已。」皓曰：「尊兄靈車而或留此或帶回，請決一言。」縱泣曰：「故鄉迢遞，安能歸葬。但得馬革裹屍，掩埋淺土，題曰：『朱行人崔縱之墓』，足矣。」言訖目微瞑。皓復呼曰：「崔兄更欲何言？」縱瞋目大聲曰：「『忠義』二字，尚其勉之！」遂卒。皓哭之盡哀，一遵治命措置喪事。乃以酪漿灌地，長吟一律以弔之云：沙漠間關契愛情，一朝痛念隔幽冥。

君仇不與戴天地，交義自甘同死生。

吳水渺茫鴛侶拆，楚山迢遞雁行輕。

尤荒持節全忠義，竹帛流芳萬古名。

後來洪皓得還，以崔縱遺表進見高宗，高宗詔贈封諡。

卻說胡校報知幹離沒：「行人崔縱已死冷山。」幹離沒乃遣人遺之衣衾喪禮，仍命移洪皓在平陽驛閒住，以候大金皇帝聖旨。皓即將崔縱靈車而葬於冷山，淺土立碑以識之，遂與一行胡人到平陽驛。歸數日，會中國杜時亮因致書於黏沒喝，將回本朝，洪皓握手與語及崔縱物故之由，二人悲愴情切。皓曰：「歸見天顏，為皓傳奏，必得二聖消息，然後回也。」又謂即日幹離沒、黏沒喝大修戰具，文書下各處會兵南侵，尤須持備。時亮一一領諾，辭了洪皓，連夜離燕京回杭州。入見高宗，復命訖，將洪皓所陳俱奏知。高宗聽罷，始知崔縱盡節死於沙漠，不勝哀感。高宗問洪皓消息，時亮曰：「洪皓近日拘收平陽驛，以候金主發落。訪知二聖駐驛尚在五國城，目下金兵欲大舉出雲中，乞陛下於險要去處調兵守把。」高宗聞金師將至，即以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，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、池州，仍召諸將議移駐蹕之地。張浚辛企奏曰：「長沙郡阻山帶河，城郭完固，陛下請自鄂、岳而下，直趨長沙，可以待金人也。」韓世忠曰：「國家已失河北、山東，若又棄江、淮，更有何地。」呂頤浩曰：「金人之謀，以陛下所至為邊。而今當且戰且避，奉陛下於萬全之地。臣願留常、潤二州死守。」帝曰：「朕左右不可以無相，今與卿等同遷長沙，預備戰守之計。」乃以杜充守建康，王王燮副之。帝與眾百官移蹕長沙，自是不復議防淮矣。